

行之中台

君倩田

暑假臨  
友張女士之  
約，去中市  
小住。她是  
信天主，教  
弟，我三寶  
信仰不同，  
却是友情甚  
篤，從不曾  
站在宗教立  
場上有所爭  
執或衝突，  
因為我們都  
是較為理信

的，不至於拾硬扛，死抵牛。有一次  
我們談到天堂問題，我說：「你相信  
到百年大限的時候，四大分散，目閉  
氣絕後，靈魂珊珊走出大門，即羽化  
而直線上升，正好落在聖門前，天  
使出來迎接進去，是這樣嗎？否則又  
如何呢？」「究竟不知怎麼着？」她  
笑着說。我和她在一起，有時有些動  
作很有趣，比如在某種情形下，習慣  
的她呼一聲「天主！」我念一句「阿  
彌陀佛！」相視一笑，各作各的事，  
她和兩個孩子念聖經，我看佛經，夜  
來風聲，雨聲，誦經聲，真乃一片清  
淨！

一天，她送她的女兒去考小學，  
我也不願意呆在家裡，順便去建國路  
訪一位朋友，過和平街，見路旁一座  
日式樓房，門前掛一木牌，上書「菩  
提樹雜誌社」本想專誠造訪，正好不  
期而至，十分高興，遂下車走至門前  
將欲叩門，朱居士（菩提樹的主  
編）却早看見我，同其夫人迎了出來  
，當我隨同走進門去，便有一種不同  
的感覺，我懷疑這是個雜誌社嗎？連  
通四間樓房，臨街開着一面玻璃窗，

陣風吹送，潔白窗帏飄拂動，整潔  
而幽雅，頂頭一間房內，供着幾軸佛  
菩薩的聖像，辦公和會客室的壁上懸  
掛數幅字畫，佛前清燈黃卷，室中篆  
煙迴旋，此時塵世煩囂，令人頓即忘  
却，若坐開敘，提到菩提樹，朱居士  
則侃侃而談：「創辦一種刊物極不容  
易，尤其宗教刊物，銷路不廣，就像  
菩提樹，既沒有基金，每期銷售尚不  
及兩千份，自力更生相當困難，所以  
也無力請人幫忙，每期出版，當中過  
程，從編輯校勘直到包封送郵，概是  
一手辦理，雖然忙些，却並不覺得勞  
苦，反感樂趣無窮，我原服務於某機  
關，特辭去工作，專務此業，這項事  
業可說與世人無爭，唯一的希望，是  
這份刊物將能無限止的推廣，多一  
個讀者，也算我們在弘法度眾的工作  
中多結一份善緣。」我對朱居士這等  
高遠志趣，服務人群的精神，無任敬  
佩！閒談多時，正欲辭去，賢侶憫  
懇留飯，說是已經預備好了，却之不  
恭，只好留下，朱夫人是本省籍，當  
人極賢淑，勤儉理家，循循有序，當  
我發現彼二位賢間烙烙時，始知這一  
對年輕夫婦竟是持戒双修，尤令人肅  
然，移時請鑊豐盛，並請來年德兼尊  
的李居士炳南翁，共進午餐，飯後  
承開示甚多，老人家神情瀟灑，道貌  
岸然，像春風般的溫和而恬淡，順口  
談吐，似珠落玉盤，指示給人光明的  
遠景，拂去人心頭上多少疑難，誠然  
聆教一响，勝讀書十年，臨別朱居士  
贈予許多新出版的讀物，並約於明晚  
（星期六）到蓮社聽炳翁講彌陀經。

次日晚八時過十分到蓮社，已經  
開講十分鐘了，講堂雖甚寬敞，約可  
容五百人，但我已後來向隅，只好坐  
在門口，天氣甚熱，人們汗流如澗，  
但已聞法心切，精神專注，幾忘酷暑  
當前，竟似置身七寶池畔，荷風輕拂

，心清神遠，炳翁宏聲四震，口講手  
書，黑板上所列表解，坐位太遠，筆  
錄不便，不無一大損失。正講一心不  
亂一節，大致說萬法唯心，一心念佛  
之聖德，念茲在茲，終得見佛於夢，  
見佛於壇。既見佛，便能作佛；以  
本心現故。心既現佛，便是凡境轉變  
聖界，如演戲人，扮曹操者，心中必  
先存一曹操印象，所以聲容笑貌，纔  
能表現的無一不是奸詐似鬼，此時扮  
者即是變成曹操矣。反之扮關公者，  
亦然必先心中存一關公印象，一舉一  
動，始有一團忠義正氣；此扮者，即  
是變成關公矣。引古證今，講解深刻  
感人！

星期日下午，陣雨過後，空氣格  
外清新，遠山如同青龍躍出滄海，橫  
臥大地，天際一抹雲空，晚霞迴照，  
一匹紅彩，飄上天際，這天然的詩  
面，誠不可捉摸，不可思議的一刻幻  
現，令人空自讚歎和驚奇，誰能把什  
物？趁暮靄晚風，踏着潮潤而潔淨的  
馬路，外面走動走動，不覺便到了市  
區，就便購些食物，送給吾友的一個  
小寶兒！整天跟着喊阿姨！阿姨！  
下山的兒和蘭兒，走進一家糖菓店，  
繡的，上面繪着因果循環的圖畫，  
打開手包取錢的當兒，老闆娘便拿過  
去反正一看，奇怪的，老頭娘便拿過  
答：「你是拜拜？」我有拜拜。她即  
我合掌口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她說這一來反響得我莫知所措，  
與攀談，始知她常去蓮社聽講經，對  
李居士讚不絕口，由此可見何病  
一化導之功了，再有數年，臺中何難  
一家家彌陀佛！

城市給我的印象極好，這次來到可就  
不同了，雖得人，却不得天時及地  
利。吾友為我來此，特新置床帳，其  
古道熱腸，偉大的友愛，無方形之於  
筆墨，她希望我多住些時，我本來也  
有此計劃，但是將十天便不願意再住  
下去，天氣充熱，這是今夏普遍的現  
象，並不足以促我離開那個有熱（天  
熱）有愛（友愛）的地方，惱人的却是  
那些小東西——蟻。不管牠是益蟲也  
好，害蟲也好，反正我是不喜歡牠的  
，我自小就怕牠，尖頭，大肚子，四  
隻脚，每隻腳上有五個小趾頭，我說  
不清楚牠是什麼顏色，也許牠的食物  
特別薄的關係，吃進何種顏色的食物  
，背及腹部便現何種顏色，吃的膨脹  
了，身子像個花籃，爬動起來歪歪扭  
扭，拖着一根長尾巴，發現了蟲蟻之  
類，尾巴先搖擺擺，作出一種兇狠的  
姿勢，向前一衝，便吞下肚了，身子  
輕得像是一塊塊黑花的，簡直像一條小  
繩魚，我雖然怕牠，當然不像怕去掉  
牠字的那個虎，牠的威力驚人，  
常聽說：「談虎變色」，虎嘯一聲，  
可使風雲劇變，虎，雖是這樣厲害，  
却不致令人厭惡，人們反倒覺得虎威武  
而雄邁，民間流傳着多少關於老虎的  
有趣故事，虎虎則不然了，說怕虎，  
似乎太恭維牠，只可說是厭惡牠那等  
醜態，給人直覺上一種極不舒服的刺  
激！這東西要許熱帶地方繁殖特盛，  
記得在家鄉裡，夏天也只是看見一  
兩個，但是只要看見牠，便嚇得我尖  
叫起來，非讓人驅趕他才放心。牠的  
尾巴再生力很強，會一節節的跳起來  
，當看見那沒頭沒腳單一節尾巴亂  
跳着，誰能不怕？起碼心內極厭惡！  
別人會奇怪，既然厭惡牠，又為什麼  
如此深刻的注意？我却不，這是  
什麼心理，愈是怕看見牠，偏要偷偷

光，暖風習習，鳥鳴蝶舞，這個安靜  
前歲來中市住過多日，那時天氣  
高爽，雖是冬季，若像我北國仲春時  
的擬視牠。

的擬視牠。

的擬視牠。

的擬視牠。